

長

短

經

一



長  
短  
經  
一

趙蕤撰

中華書局

長  
短  
經

此 據 讀 畫 齋 叢 書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 四庫全書提要

長短經九卷。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資。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紀略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爲少異。蓋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竝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禛居易錄云。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卽士禛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者六十四篇云。

案此跋全勳用晁公武之言。疑書賈僞託。

是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

勳驗所存。實爲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譌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卽蕤所自作註。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

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爲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爲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卿、申鑒、劉邵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 儒門經濟長短經序

唐 梓州郫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 鋈撰

趙子曰。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實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騫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未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時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敍以

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勗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爲十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爲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 長短經卷第一 文上

大體一 任長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政體八

##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臯陶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奚以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爲能。君以能用。人爲能。臣以能言爲能。君以能聽爲能。臣以能行爲能。君以能賞罰爲能。所以不同。故能君衆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已有。



之通乎君道者也。

議曰：淮南子云：巧匠爲宮室，爲圃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孫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遠，則

莫若使王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知已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賢

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

議曰：申子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進賢爲功也，君者以用賢爲功也，買

誼云：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賢惡能，取敗之道也。

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財，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

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

議曰：孫卿云：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人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在國富管篋，實厩庫，是謂上溢下漏，又

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昔者周厲王好利近榮，公苒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利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後厲王果敗，魏文侯御屢災，素服避正殿，羣臣皆已，公子成父趨入賀曰：臣聞天子藏于四海，諸侯藏于境內，非其所藏，不有火災，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諺有言曰：糞滿儲中，由此言之，夫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人爭利，乃能通於王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稱設宮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臣聞料才數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衆理乎。故舜合羣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人物志曰。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宏略而高遠。歷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週旋。其論法直則括擯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

詳而長雅。規時務則遲後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偶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其衆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谿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糜之上山也。大章不能跋。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

濟弱燕者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諺曰：魏桓範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善策爲先，分定之後，忠義爲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孝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衆；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身，不

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

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

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忘。忌怨害也仁義在身而

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自然不逆之貌也。越過也。孫卿

曰。夫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汚。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不誘於譽。不怨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謂之君子也。所謂賢者。德不踰

閑。閑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富則天下無苑

財。苑。積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

大道而遂成情性。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觀者不識其鄰。此聖者也。鄰以喻界畔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

宥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也。遊居博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致功兼井者之所好也。就蔽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吹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聞。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潛然無悔而榮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鈐經曰。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

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也。人物志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

清節延陵晏嬰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其德足以舉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清節之流不能宏烈。好尚譏訶。分別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圖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重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尊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

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

### 量才第四

夫人才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

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

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辯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

辯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

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

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驚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漢魏相書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月爲紀。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敬授人事。君動靜以道。不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戒。則災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餘矣。此變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不失四時。通

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

蜀丞相諸葛亮主簿楊顛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

忠正強諫而無有姦

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

人物志曰

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

太公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

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姦伺禍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鬼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饑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

經曰夫將雖以詳重爲貴而不可有不決之疑雖以博訪爲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論將之妙也

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

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勳勳紛紛鄰國皆聞出入豪居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效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人物志曰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夫聰

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若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

而智不能料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必聽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乃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後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

經曰：智如源泉。行

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輔警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機。得失之要。孫武曰：主孰有道。

昔漢王見圍榮陽。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人。少禮。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

歸漢。誠宜各去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不足定也。魏太祖謂郭嘉曰：袁本初地廣兵強。吾欲討之。力不能敵。何如。嘉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以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耳。公外簡易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能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計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斷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之。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憾。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情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以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剋衆。用兵。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曹公曰：吾知之。紹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所以爲吾奉也。楊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爲所擒。

曹公有雄才遠略，決無疑法，一而真精，必能濟大事也。

將孰有能。

袁紹率大眾攻許，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令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固知後事，許攸貪而犯法，必不能縱，不縱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後許攸貪不奉法，審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顏良臨陣授首，田豐以諫死，皆知彧所料也。

吾以此知勝之謂矣。

### 知人第五

臣聞主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漢光武聽聽之主也，謬於龐萌，曹孟德知人之哲

也，弊於張邈，何則？夫物類者，世之所惑亂也，故曰：狙者類智而非智也。狙音自舒，反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

也，癡者類勇而非勇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幽莠之幼似禾，驪牛之黃似虎，白骨疑象，碣磳類

玉，此皆似是而非也。人物志曰：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遂銳似精而去速，詞者似察而事煩，許施似惠而無終，面從似忠而退遠，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有大讎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

言似許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實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

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長音竹，兩反。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針。音汗。太公曰：士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

盜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威威而無成者，有如敢斷而不能斷者，有恍恍惚惚

而反忠實者，有倭倭佞佞而有效者，有貌勇很而內怯者，有夢夢而反易人者，無使不至，無使不遂，天下



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見其際。此士之外貌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

桓範曰。夫賢愚之異。使若蔡之與賈。何得不知其然。

者其莠之似禾。類是而非。是類賢而非賢。揚子法言曰。或問難知。曰。太山之與蟻。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與大佞。難也。於乎。唯能別似者。為無難矣。

知此士者。而有術焉。微察問之。以觀其辭。窮

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閒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

又曰。委之以財。以觀其仁。臨之以利。以觀其廉。

試之

以色。以觀其貞。

又曰。悅之以色。以觀其不淫。

告之以難。以觀其勇。

又曰。告之以危。而觀其勇。又曰。懼之以險。其特

醉之以酒。以觀其態。

又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又曰。醉之以酒。

觀其不失。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

又曰。遠使之。以觀其不二。

近使之而觀其敬。

又曰。近之以昵。觀其不狎。

煩使之而觀其能。

又曰。煩之以事。以觀其理。

卒然問

焉。而觀其智。

又曰。設之以謀。以觀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窮者。談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太公曰。使之而不隱者。謂信也。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又曰。縱之以視。觀其無變。

呂氏春

秋曰。通則觀其所禮。

通達也。

貴則觀其所進。

又曰。途視其所舉也。

富則觀其所養。

又曰。富視其所與。又曰。見富貴人。觀其有禮。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驕。迷者。謂仁也。

聽則觀

其所行。

行則行仁。

近則觀其所好。

又曰。居視其所親。又曰。省其居處。觀其貞良。省其交遊。觀其志比。

習則觀其所言。

好則好義。言則言道。

窮則觀其所不愛。

又曰。窮則視其所不

為非。又曰。貧視其所不取。

賤則觀其所不為。

又曰。貧賤人觀其有德守也。

喜之以驗其守。

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觀其輕。

樂之以驗其僻。

僻。邪僻也。又曰。娛之以樂。以觀其儉。

怒之